

田野清风

□陈满意

秋天,敬重一株庄稼

那些庄稼,因为有了秋才有了生命的高度。

村口绿水满盈的池塘被秋风吹动,如镜的水面上兀自多了一池皱纹,一两片发黄的柳叶一起一伏,随着波纹荡漾着。秋阳仿佛刚濯洗过,干净、明朗,在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,仿佛有一种诱惑在招手。朵朵白云如春天随风飞舞的柳絮,异常轻盈,映在塘中如同随风而舞的纱。

秋季的田野是五色杂陈,黄的、绿的、紫褐色的、酱红色的,从苍翠到枯黄,纷纭交错,让人对这个季节有着牵念和向往。河水由丰腴变得孱弱,仿佛难以承受季节的丰收与繁华,害羞似的躲在一丛芦苇丛中徘徊,在芦苇稀薄处还隐约折射出水的清光,像是在偷窥一个季节的丰腴。

“只有一枝梧叶,不知多少秋声”,梧桐叶已显微黄,比肩接踵地投入大地的怀抱,一片深秋景色。梧桐树上的“吊包虫”通过一根丝垂下来,在风中摇摆不定,荡秋千一样。一片片梧桐叶已经被“吊包虫”啃光,只剩下细细的叶脉,看起来就像标本。

地头苦楝树的叶子细细碎碎,如同烦琐的点滴的过往,在一阵秋风中簌簌落下像命运一样无力自拔。豆田里的蚂蚱和蝈蝈异常肥硕,当我们穿过豆茬地小心翼翼靠近时,它们扑棱棱就飞跑了,在旷野上留下一道弧线。高粱如喝红了脸的醉汉,头重脚轻,被秋风轻轻蹭了一下就左摇右晃再也停不下来,鸟雀在上面啄不停,我们杂乱的脚步起落间就会惊起一群急急躲藏的鸟雀。

我和同伴就这样追赶着,一直追到开阔的玉米地,玉米已经放倒了,剩下一丛衰草,一缕一缕,伴着西风尽显秋容。抓来的蝈蝈放在玉米秸编织的小笼子里,挂在地板车的车把上,拳头大的笼子里装着大大小小的蝈蝈。在笼子里放一个红辣椒,蝈蝈啃食后叫得更欢,清脆的叫声和凉爽的秋风一样令人舒爽。

那条黑狗在我们身边绕来绕去,忽左忽右。一旦进入庄稼地,多事的黑狗,也异常活跃,在红薯地里一纵一跃捉蝈蝈,忙得不亦乐乎。可爱的蝈蝈也有狡猾的、凶狠的,被黑狗的前爪捉住大腿,便毫不犹豫地、敏捷地把腿卸下来,弃腿保命,纵入草丛,逃之夭夭。为了生存它做了欲望的奴隶,不惜断臂自救。欲望是人和动物前进的动力,那一群群大雁就是带着这样的欲望,飞向了南方。

儿时每一年的秋天都像是昨昔的,一尘未变。“过客感秋多”,当我再回到乡下,看到干瘪枯黄的杂草,在风中摇摆,绿色泛黄的叶脉迎风飘扬,村庄温暖而宁静,心情像时卷时舒的白云一样安详。站在霸王湾的旷野里,几十里外黛色的芒砀山面影迷离,山不高,但在天高云淡的秋季,远望去也颇具气势。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,那无疑是一道心灵上难以逾越的坎,扯起农民起义大旗的陈胜就在那里。那抔黄土前的松柏和衰草都能惹起万斛闲愁,让人长思不绝。

故乡属于离开了故乡的人,我看着村庄满眼的秋,“全等秋风过耳边”,扶着一株高粱想象另一种可能。

世说新语

从“被羊羔”说起

□舒寒冰

红顶诗人车延高,本已大红,复又大紫,先是摘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,接着又“被羊羔”,一时网上热议。我读过一些车延高的诗歌,个人感觉还好,应该不是一些人说的那么回事。因为获奖,所以被质疑,各路大嘴神仙,见仁见智,臧否月旦,这本情理之中的事情。但那样趁机踩一脚,又吐口水,又泼脏水,则有些意味深长了。

中国古代官员,很多都是写诗的。不写诗,或基本不写诗,还真是现代官员身上才发生的事情呢。从政与写诗,其实根本上是相通的,都是极其理想、有激情的事情。古人做官,起码在潜意识里,是有一些为苍生想、为社稷谋的意思,虽然实践中不一定人人能做到。既为苍生社稷,就勉强算得崇高情怀,宦海沉浮,家国沧桑,自能入诗。“著书都为稻粱谋”是很让老愤青如龚自珍者瞧不起的。再者,古人风雅,即便贪墨,亦以诗书为乐;即便狎妓,亦多诗酒风流。我们今天很瞧不起某些古人,却无法剥夺他们风雅的权利,起码不能剥夺他们附庸风雅的权利。

说附庸风雅,我先插几句,说说某款爷,

办公室里整盒整盒的典籍,虽不汗牛,足以充栋,从那些藏书来看,学问肯定多多。坊间忽曝趣闻,搬运工在帮他搬家时,竟发现那些充栋的典籍,不过是一堆堆装书的盒子,里面全是空气。此君貌似风雅一脉的名流,实在是虚空学派的大师。

接着前面往下说,现代中国人从政,大多忙,要学的东西多,浩如烟海的红头文件,万语千言的领导讲话,已经使脑子里信息爆炸了。况且打开电脑,还有看不尽的橡皮娃娃春药广告明星绯闻官员性事,脑壳里哪还有多少空间放一些酸不溜秋的古诗啊?所以,官员少读诗,不作诗,情有可原。弥补的办法也有,在公开场合要装有学问,就叫别人先把古今中外的名人诗句写在纸上,临时记一记,或为保险起见,将那纸压在麦克风前,红唇白牙溜出口来,台下掌声一片——没倒霉的官员,绝对满口象牙。要作诗的时候,先让人凑几句放牙齿缝里肉丝一样夹着,然后登临胜迹,意气风发,震古烁今地念出来。自然,有真功夫的,也能现场做打油诗。

不过,大千世界,芸芸官员,也还有一些是真有学问的,能现场做一些不打油的诗,或者私下里写一些像样的句子来。但因为大家见多了赝品,以致真有官员写诗,反倒觉得大可怀疑。就像后来温州人不造假了,很多人还是习惯性嗤之以鼻——嗤出一大把鼻涕。车书记啊车书记,贵为高官,干不该万不该,写什么鸟诗?得什么大奖?结果就被人耻笑和怀疑了吧,愣是一夜之间,把“梨花花”变成了“羊羔羔”。

我是个很小很小的公务员,不幸的是也痴迷诗歌,还准备继续痴迷。也曾有人在背后奚落——“写什么写,混什么混?他能写出好东西吗?”这话有千钧之力,如同金箍棒,好在我这人颈子是钢铸的,后脑勺是铜做的,不怕棒喝。似乎现在只要沾公务的边,写诗就成了妓女谈恋爱,悲哉。以前想,假如真要给我一个小官做做,不写就不写。现在长了些年纪,忽然又闷骚起来:如果真的非此即彼,我宁愿做个小诗人。好在现在人是小公务员,笔是无名剑,都不像车延高那样树大招风。

书人书话

□刘海燕

情意很轻,身体很重?

在我的印象里,鱼禾在微醺状态时,才是那个叫鱼禾的作家,热烈又凛冽,错综复杂又清澈见心……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肯定羡慕这炭火和冰雪兼有的鱼禾,因为一个写作者得有消化酒精以及消化各式生活的能力;而上帝让我酒精过敏并只能消化植物一样的生活,我知道这是多么致命的单一。但作为世俗生活的妥协者,我担心那些酒精会伤了鱼禾的身体。其实,我的担心也是多余的,看起来,鱼禾可是刀枪不入,官场、酒精、生活的变故等,无一能在鱼禾的面孔上留下影响。一个作家生活到什么程度,自然也就写到什么程度。在某种程度上,作品就是她的精神自传。隐退到自我中的高手、欧洲近代散文之父蒙田曾说,“人生的最高艺术乃是保持住自我”。鱼禾的新作《情意很轻,身体很重》,如果非要简单地概括,就是人,现代生活漩涡中的女人,一生怎样才能保持住自我?

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,这不是习惯性的表达方式。是什么文体只是一个名称吧,重要的是把悖论重重的人生自由准确地表达出来。

鱼禾哲学运思的冷智贯穿这些文字,这就使她无论描述什么,都因了深度而清透,思想是生活和文字的清洗剂。中国当代这个年龄段的女作家中,大胆感性表达的常见,有思想能力的却很少,这就使她们的作品有种下坠的气息。是训练也是天性使然,有多年散文写作经历鱼禾,语言已到简洁至狠的地步,并让人能抓住文字的表情。在这部作品中,“我”向一个叫豹子的男人讲述我的情爱史,我们的情爱史,有些类似博客、日记体的自由表达,那些文字是指向内心的,像是很多很多年后,月夜山石上,“我”面向上苍,清理自己的前半生。毒素已经过滤,虽然“我”说出的真实,是将就和不堪多于美好,无意义多于意义;很多时光,很多辛苦,都不过是献给了敷衍和虚妄。但没有怨悔、没有刻薄,心带着沉重的肉身向上超拔……

我只是想说,这多么好!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,要想建设而不是拖沓自己的生活;女作家还是男作家,要想对复杂人性做更真实的分析,并向高贵性发展,就要首先学会质疑自己而不是质疑别人,向内看,让精神成长……这样,我们生活的内外环境才会良性循环。

在这个幸福感缺失的年代,《情意很轻,身体很重》可以作为情智生活的读本。

站着开会

□孙道荣

走进会议室,我们都傻眼了:原来四周靠墙放着的一组组沙发,全没了,取而代之的,是会议室中央放着一个圆形吧台,然而,整个会议室,竟然一张椅子也没有!大家面面相觑,难道跑错了地方?

这时候,主持会议的领导进来了,他习惯性地示意大家坐下,话一出口,他自己不禁哑然失笑:忘了,没沙发可坐了,从今以后,我们就站着开会了。

站着开会?开什么玩笑!会议室一下子炸开了锅。几个大胖子首先表示反对,就这么站着,谁吃得消啊?几个女同事跟着附和。

领导走到吧台前,手搭在台面上,环顾四周,说,大家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,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,自己看体检表,我要告诉大家的是,我们之中,腰围最细的人,是75厘米,最粗的人,已经达到了108厘米。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啊。如果将我们大家的腰围连起来,足足可以绕这个吧台四周。为什么会这样?一个重要的原因,就是我们坐得太久了。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程,就是讨论一下,有没有必要站着开会?

总是慵懒地躺在沙发里的张主任第一个表态,还是坐着开会好,沙发软软的,舒服。

习惯跷着二郎腿的李处长,摇晃着身体附和,开会就是要坐着,很多事情是要慢慢研究,慢慢讨论的嘛。

每次开会时,喜欢趴在桌上偷偷给领导画漫画像的王副主任说,不坐着,感觉不像开会啊。

大家你一言,我一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
有人向前走了几步,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,他说,我看还是站着开会好,这样便于大家发言交流。

一个年轻的同事抬起胳膊,伸了个懒腰,对,我们平时都是坐着办公的,开会的时候站站,走走,动动,也有利于身体健康。

我赞成!一个女同事边走边走到李处长身边:那个腰围最粗的人,恐怕就是我们的李处长吧,如果每次开会都这么站着,李处长的腰围也许很快就能减下来。

大家都站着,感觉人和人之间也平等多了。不知道谁轻轻嘀咕了一句。

反对的,赞成的,你来我往,唇枪舌剑,会议室里,第一次这么激烈、热闹。

不过,很快,大家就达成了共识:站着开会,没坐着正规、舒服,但随意、随和,而且有益健康,利于沟通,方便交流。一句话,利大于弊。而达成这个共识,只花费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。

会议转为正题。会议室里,再次响起热闹而激烈的探讨、争论声。

会议结束,从会议室里走出的我们,第一次不是伸着懒腰,哈欠连天,而是个个面色红润,像从运动馆走出来一样。而这次会议,总共用时不到半个小时,这是原来坐在沙发里开会时,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